蓝色的水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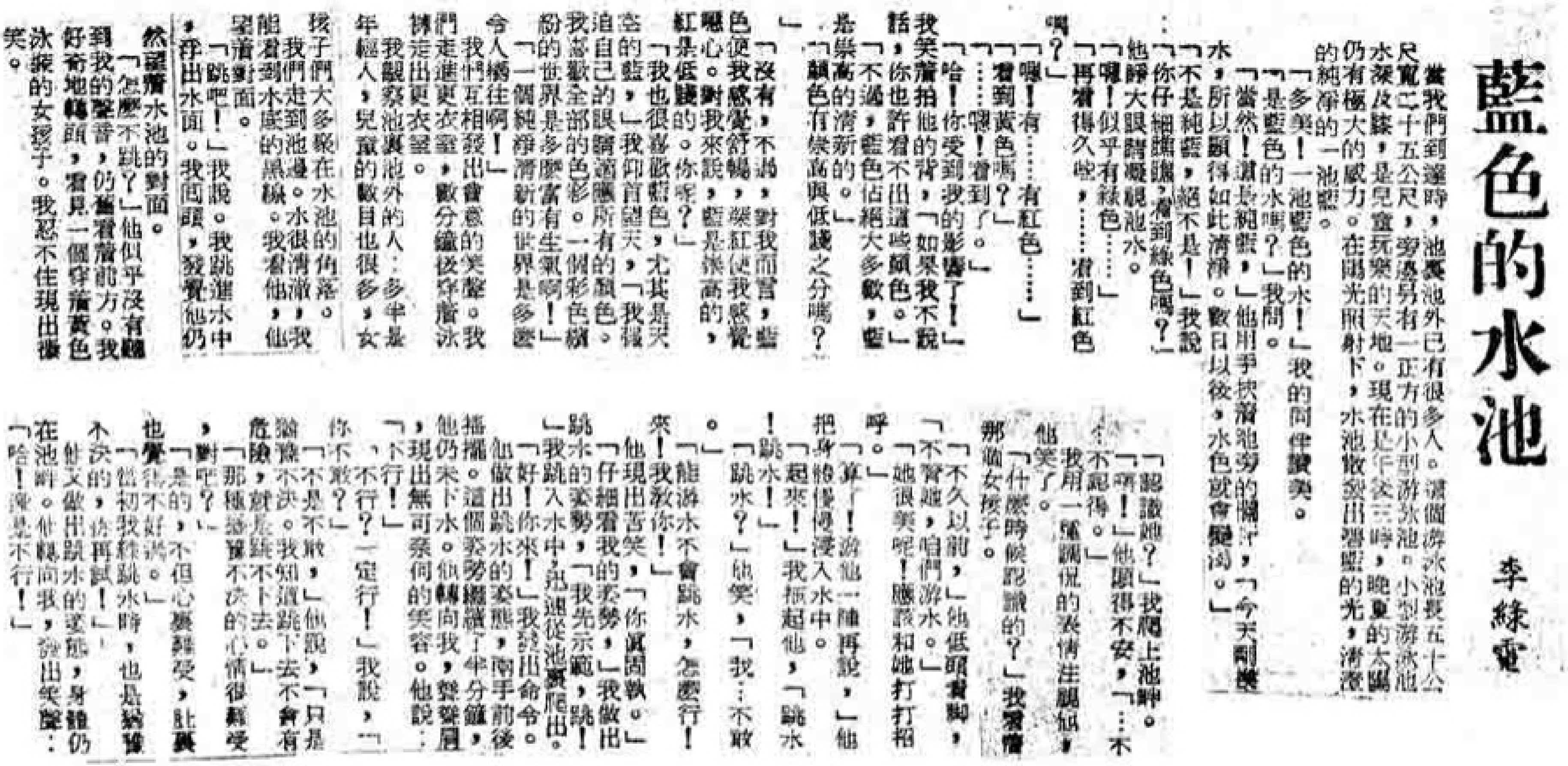
-李偉宗-

First written in 1960 and
first published on Attached Edition of Central Daily News (中央日报) in 1960
when I was an 18-year-old freshman at NTU (台湾大学)

蓝色的水池　-李伟宗-

First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1960

藍色的水池　李偉宗 (1960) 中央日報　1/3



藍色的水池

李綠霓

當我們到達時，池裏池外已有很多人。這個游泳池長五十公尺寬二十五公尺，旁邊另有一正方的小型游泳池。小型游泳池水深及膝，是兒童玩樂的天地。現在是午後三時，晚夏的太陽仍有極大的威力。在陽光照射下，水池散發出碧藍的光，清澈的純淨的一池藍。

「多美！一池藍色的水！」我的同伴讚美。

「是藍色的水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！這是純藍，」他用手抹着池旁的欄杆，「今天剛換水，所以顯得如此清淨。數日以後，水色就會變濁。」

「不是純藍，絕不是！」我說：「你仔細瞧瞧，看到綠色嗎？」

他睜大眼睛凝視池水。

「嗯！似乎有綠色……」

「再看得久些，……看到紅色嗎？」

「嗯！有……有紅色……」

「看到黃色嗎？」

「……嗯！看到了。」

「哈！你受到我的影響了！」

我笑着拍他的背，「如果我不說話，你也許看不出這些顏色。」

「不過，藍色佔絕大多數，藍是崇高的清新的。」

「顏色有崇高與低賤之分嗎？」

「沒有，不過，對我而言，藍色使我感覺舒暢，紫紅使我感覺嘔心。對我來說，藍是崇高的，紅是低賤的。你呢？」

「我也很喜歡藍色，尤其是天空的藍，」我仰首望天，「我強迫自己的眼睛適應所有的顏色。我喜歡全部的色彩。一個彩色繽紛的世界是多麼富有生氣啊！」

「一個純淨清新的世界是多麼令人嚮往啊！」

我們互相發出會意的笑聲。我們走進更衣室，數分鐘後穿着泳褲走出更衣室。

我觀察池裏池外的人：多半是年輕人，兒童的數目也很多，女孩子們大多聚在水池的角落。

我們走到池邊。水很清澈，我能看到水底的黑線。我看他，他望着對面。

「跳吧！」我說。我跳進水中，浮出水面。我回頭，發覺他仍然望着水池的對面。

「怎麼不跳了？」他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聲音，仍舊看着前方。我好奇地轉頭，看見一個穿着黃色泳裝的女孩子。我忍不住現出微笑。

「認識她？」我爬上池畔。

「嗯！」他顯得不安，「……不，不記得。」

我用一種調侃的表情注視他，他笑了。

「什麼時候認識的？」我緊盯那個女孩子。

「不久以前，」他低頭看腳，「不管她，咱們游水。」

「她很美呢！應該和她打打招呼。」

「算了！游泳一陣再說，」他把身體慢慢浸入水中。

「起來！」我扳起他，「跳水！跳水！」

「跳水？」他笑，「我……不敢。」

「能游水不會跳水，怎麼行！來！我教你！」

他現出苦笑，「你真固執。」

「仔細看我的姿勢，」我做出跳水的姿勢，「我先示範，跳！」我跳入水中，迅速從池裏爬出。

「好！你來！」我發出命令。

他做出跳水的姿態，兩手前後搖擺。這個姿勢繼續了半分鐘，他仍未下水。他轉向我，聳聳肩，現出無可奈何的笑容。他說：「不行！」

「不行？一定行！」我說，「你不敢？」

「不是不敢，」他說，「只是猶豫不決。我知道跳下去不會有危險，就是跳不下去。」

「那種猶豫不決的心情很難受，對吧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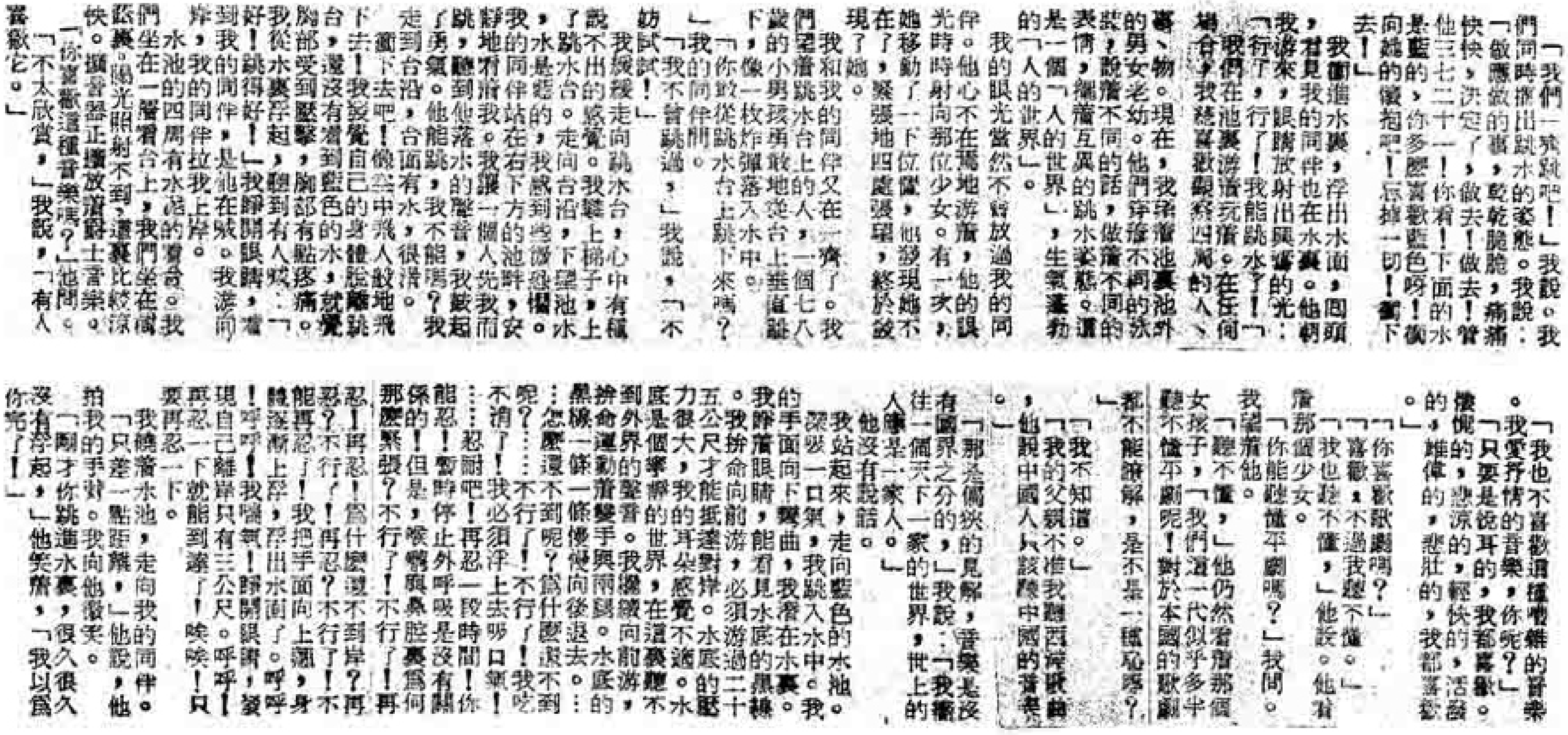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的，不但心裏難受，肚裏也覺得不好過。」

「當初我練跳水時，也是躊躇不決的，你再試！」

他又做出跳水的姿態，身體仍在池畔。他轉向我，發出笑聲：

「哈！還是不行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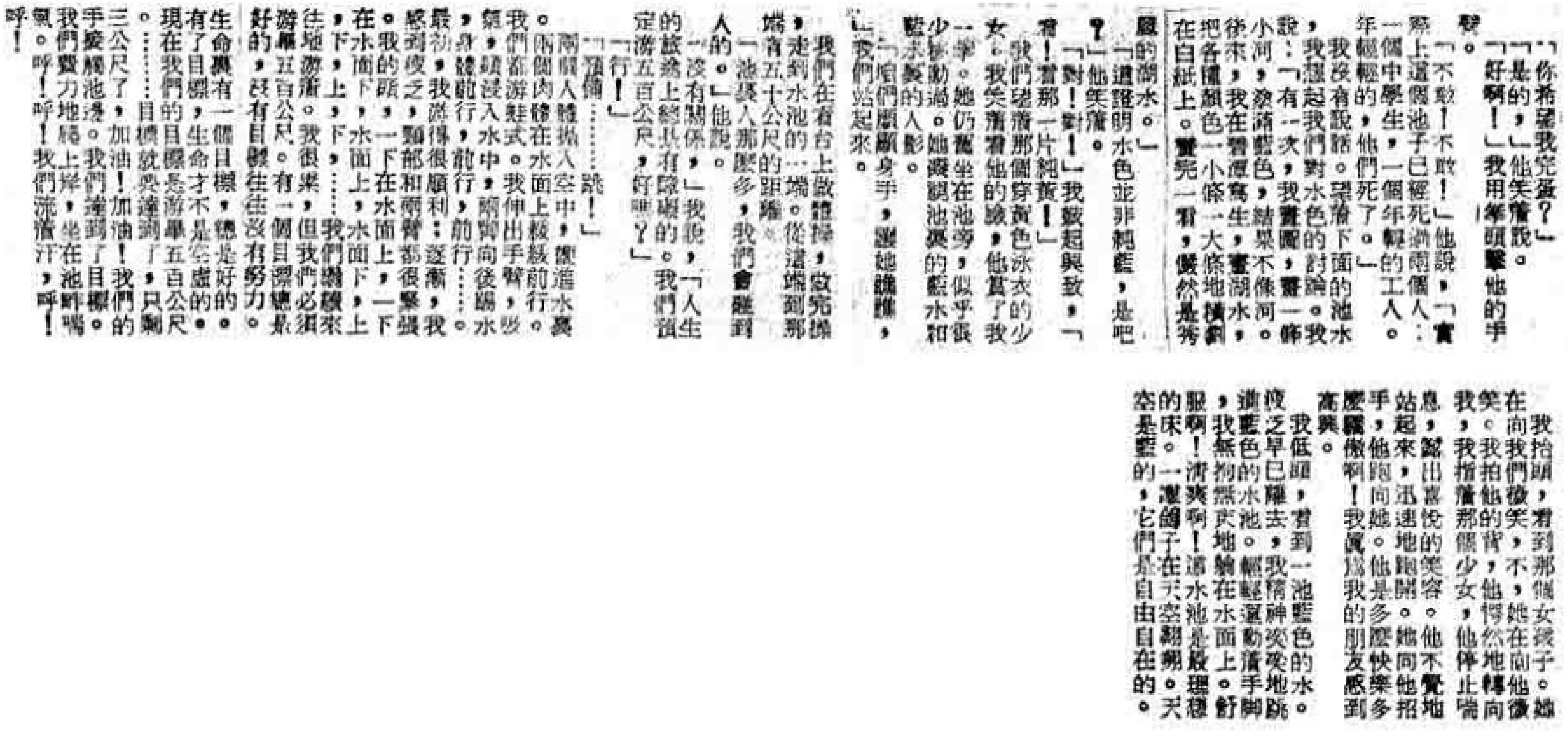
藍色的水池　李偉宗 (1960) 中央日報　2/3



蓝色的水池　-李伟宗-

First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1960

藍色的水池　李偉宗 (1960) 中央日報　3/3



「你希望我完蛋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笑着說。

「好啊！」我用拳頭擊他的手臂。

「不敢！不敢！」他說，「實際上這個池子已經死淌兩個人：一個中學生，一個年輕的工人。年輕輕的，他們死了。」

我沒有說話。望着下面的池水，我想起我們對水色的討論。我說：「有一次，我畫圖，畫一條小河，塗滿藍色，結果不像河。後來，我在畫溪寫生，畫湖水，把各種顏色一小條一大條地擴劃在白紙上。畫完一看，儼然是秀麗的湖水。」

「這證明水色並非純藍，是吧？」他笑着。

「對！對！」我鼓起興致，「看！看那一片純黃！」

我們望着那個穿黃色泳衣的少女。我笑着看她的臉，他瞪了我一眼。她仍舊坐在池旁，似乎很少移動過。她凝視池裏的藍水和藍[illegible]的人影。

「咱們顯顯身手，讓她瞧瞧，」我們站起來。

我們在看台上做體操，做完操，走到水池的一端。從這端到那端，有五十公尺的距離。

「池裏人那麼多，我們會碰到人的。」他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，」我說，「人生的旅途上總是有障礙的。我們說定的游五百公尺，好嗎？」

「行！」

「預備……跳！」

兩個人體擲入空中，闖進水裏。兩個肉體在水面上緩緩前行。我們都游蛙式。我伸出手臂，划類，頭潛入水中，兩腳向後蹬水，身體航行，前行，前行……。最初，我游得很順利：逐漸，我感到疲乏，頸部和兩臂都很緊張。我的頭，一下在水面上，一下在水面下，水面上，水面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……我們繼續來往地游着。我很累，但我們必須游完五百公尺。有一個目標總是好的，沒有目標往往沒有努力。

生命裏有一個目標，總是好的。有了目標，生命才不是空虛的。現在我們的目標是游畢五百公尺。……目標就要達到了，只剩三公尺了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們的手臂觸池邊。我們達到了目標。我們用力地爬上岸，坐在池畔喘氣。呼！呼！我們流着汗，呼！呼！

我抬頭，看到那個女孩子。她在向我們微笑，不，她在向他微笑。我拍他的背，他愕然地轉向我，我指着那個少女，他停止喘息，露出喜悅的笑容。他不覺地站起來，迅速地跑開。她同他招手，他跑向她。他是多麼快樂多麼驕傲啊！我真為我的朋友感到高興。

我低頭，看到一池藍色的水。疲乏早已離去，我精神奕奕地跳進藍色的水池。輕輕運動着手腳，我無拘無束地躺在水面上。舒服啊！清爽啊！這水池是最理想的床。一群鴿子在天空翱翔。天空是藍的，它們是自由自在的。